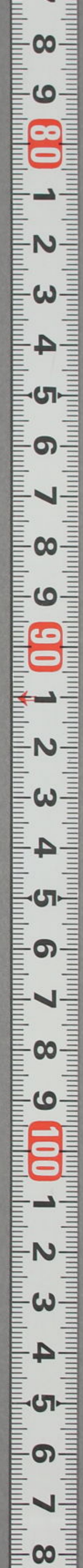




赤玉露

地集
中

15
1359
5



克明館藏書

門45
號1359
卷5

克明館
文庫印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三

地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陳子衿傳

先友李衍進之有雋才於書無所不讀不幸年逾
三十而死吾黨惜之以比王逢原邢居實進之掌
以三百五篇詩名作陳子衿傳其辭曰陳子衿宛
丘北門人也其先居甫田世有清人當漢時緇衣
為縣令者甚衆及進士設科綠衣登第紫衣而有

鶴林玉露

卷九

昭和十六年一月十一日寄
尼野貴英氏贈

克明館藏書

於都人士中為最盛雖人如也子衿母名靜女封
碩人掌采蘋汝墳風雨暴至殷火其雷有小星墜
于懷載馳而歸出車思齊禱于清廟遂生子衿正
十月之交也生時東方未明設庭燎以舉之鼓鐘
于宮以饗賀客賓之初筵晨風和暢餅列白華繁
有木瓜紉芄蘭林蕙蕭綢繆昭洽有客既醉擊鼓
歌曰椒聊之蕃衍兮葛藟之綿今猶嗟盛哉其太
君門驚人瑞世騶虞磨趾歌闕主人謝曰今日之

集薄具無羊豕南有嘉魚薦俎式微諸君亮之客
皆假樂至雞鳴廼罷碩人教養子衿欲令二才並
通故試之泮水使學烈文置之靈臺使觀雲漢出
之旄丘使知民勞行則君子陽人佼童不得伍居
則衡門闕官巧言無從入日月既久問學大明碩
人卒子衿哀毀甚素冠廬墓門朝夕瞻仰讀劬勞
之詩二復哀慟門人為之廢蓼我於是念列祖之
緒覃思文典而家窶無衣豐年乏食葛屨履霜閉

鳥木三卷

卷九

二

克明館藏書

人或為之伐木或為之采葛或為之采菽采苓以供衣食薪蒸嘗喟然歎曰噫嘻非天保我其誰閔予小子乎我將時邁四方冀昌厥志必不獲遂則采薇首陽追蹤夷齊耳廼正月吉日出其東門載驅而行遵大路過林林度陂澤褰裳以濟溱洧則思子產之乘輿狼跋而登終南則念杜陵之秀句信南山之霧豹想崧高之降神瞻彼洛矣則慨然有擊楫之志枕彼河廣則躍然有焚身之思過東

山而想謝傳之風流涉渭陽而歎西平之勳烈訪落帽於龍山吊文王於畢郢登高懷遠凜然無歸因著青蠅賦以譏切當世廼濟沔水逾韓奕復入南山節南山而西寄食于公劉之家南山有臺下撤大田彼黍離々延及南陔楚茨棫樸樛木蒹葭蒼蒼羅羅結黃鳥玄鳥綿蠻差池桑扈鴛鴦飛鳴自適葛生其中載芟載劉規為小宛以供游觀破斧伐檀大東方之地以築新臺植以桃李樊以苑柳

羅以苕棠環以泉水東則東門之楊東門之粉駢
翠交青北則山有扶藪野有蔓草葱蔚可愛俯視
則隰有萋楚匏有苦葉青青者我皇々者華紛紜
駭綠錯布如錦其桑中則桑葉可指采綠之女行
露露衣其下泉則魚藻交加鳧鷖上下振鷺鴻鷹
或集或翔又有漸々之石可以考槃揚之水則清
流激湍多采繁之氓竹竿垂綸魚麗干釣東門之
池萑薹其上芣苢卷耳瓠葉杖杜之屬尤多其中

谷有蕓其丘中有麻其房有鵲巢其墻有茨其園
有桃其標有梅其汾沮洳則有裳々者華與苕之
華隱映於行葦之門其中野則鹿鳴呦々鶴鳴華
草終日不絕其隰桑之下則棠棣黍苗敷榮秀實
有杖之杜橐々如蓋匪風而涼公劉日與其友召
旻々弟小旻小辨及子衿號五公子酣飲其中子
衿雖羈窮公劉心知其非丞民比敬愛無斃采芣
殺羔羊射鳩雉洞酌流泉所以奉子衿者甚至頃

之子衿欲有所適公劉贈以白駒送以候人子衿
 乃歷東門之墀入早麓適北山太之神移文招之
 子衿亦樂其幽邃往從其招作歌曰北山有樞為
 吾之居北山有竹擇兮窅兮山之卷阿凱風何多
 山之崇丘谷風脩兮何草不黃陰翕而藏何彼禮
 矣青陽韶美朝夕歌之聲滿天地山多鳥獸草蟲
 有關雉鴉羽鳩鳩鴉鴉螽斯蟀蟀碩鼠之類雜出
 其間其野有死麕其狡兔爰爰其鶉之奔兮俄而

有鵲巢其屋有孤出其竇子衿憮然曰鳥獸不可
 與同群於是還魏陟岵山適楚至江有汜得柏舟
 濟漢廣與楚人巷伯祈父二子乘舟二子知子衿
 抱負不群謂之曰君子行役既乏臣士又無車牽
 羔裘將敝頰弁蕭條般相江漢隻影無儔泛觀生
 民莫不有十畝之間以耕一版之屋以處方春之
 時蝮螭載見膏雨將降東方之日小明則女曰鷄
 鳴士曰味且或將仲子與叔于田或伯兮居守或

註古季之人物卷
曰公治長以下在
當特為善念也
孔女子以下古也
曰凡于七章大全
曰前十三章言
孔門弟子十四至
于五章十三列國
大夫于三章十五
于四章通論
言古今學之末
三章上言某子之
志夫子之德于一
言改過記者
之微意也疑
于頁之徒大全
云以字王貝方以
故疑其然



大叔于田蓑笠在身良耜在手長幼暨之或饁或
 耘四月六月雨無止時引渠灌輪俾苗怒長七月
 既秋華黍將收太車以載月出方歸及夫定之方
 中農隙多暇則呼盧令携兒置挾角弓張九戲施
 敞筍以獵以漁其富者或駕駟鐵乘四牡有車轡
 駟有駟駟之車攻原野網交淇澳醜風湛露角勝
 校獲何其樂也至有得時遇主取相封侯入齊彤
 弓出建于旌被絲衣曳紈袴武夫前呵莫敢執競

有女同車有手其姿窈窕由儀思與君子偕老如
 燕之飛彼何人斯踵其常武豈子之所難哉夫
 蓋世勲名權輿一念傳說胥靡相殷武丁天作尚
 父文王有聲雖維天之命亦有志竟成今子幸遭
 時清平下武右文不能小越于心奮取富貴而維
 清泉白石以自潔終風苦霧以自隱不與賢登于
 朝顧與我行于野徒歎吳夫有成命之不可易而
 不知所欲之必從也以期于世不亦左乎藉曰無

意斯世則相鼠有定况於人乎一區未辯脫有小
小戎寇子將奚歸唯君簡兮毋謂我生流坎由庚
甲之利不利也子衿曰諾哉二字行矣我將思之
傳不記其人之所終用史記躰黃曰異哉子衿之為人也其孔北
海李太白之流乎觀其抗志青雲之上睥睨宇宙
猶以為小而不免為旅人諺曰用之則為虎不用
則為鼠若子衿者豈以用不用異其心哉

○以學為詩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為詩今人以詩為學夫以詩
為學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指擢胃腎此生
精力盡於詩者是誠弊精神於無用矣乃若古人
亦何嘗以學為詩哉今觀國風間出於小夫賤隸
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其言優柔諄切忠
厚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累世未必能措一
辭正使以后世之學為詩其胸中之不醇不正必
有不能掩者矣雖貧者賦廉詩仕者賦隱逸詩亦

豈能逃識者之眼哉如白樂天之詩曠達間道意
 輕軒冕孰不信之然朱文公猶謂樂天人多說其
 清高其實愛管職詩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
 地涎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嗟夫樂天之言且不
 可盡信况餘人乎揚誠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后世
 之詩人焉而已矣此論得之

○活處觀理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

淵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山梁雌雉
 時哉々々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濶又曰源泉
 混混不舍晝夜明道不除窓前草欲觀其意思與
 自家一般又養小魚欲觀其自得意皆是於活處
 看故曰觀我生觀其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學
 者能如是觀理胸襟不患不開濶氣象不患不和
 平

○祝壽

陸象山在荆門。上元不設醮。但合士民於公廳前聽講。法範皇極。歛時五福。一段語。此即為民祈福也。今世聖節。令僧陞座說法。祝聖壽。而郡守以下環坐而聽之。殊無義理。程大昌鄭丙在建寧。並不許僧陞堂說法。朱文公在臨漳。且令隨例祝香。不許人問話。余謂若祖象山之法。但請教官陞郡庠講席。講詩天保一篇。以見歸羨報上之意。亦自雅訓。

○至人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鳥几々。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言其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桃錦柳綿

杜陵詩云。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初讀只似童子屬對之語。及細思之。乃送杜侍御入朝。蓋綿錦皆有用之物。而桃花柳絮乃以區區之

顏色而勝之亦猶小人以巧言令色而勝君子也
侍御分別邪正之官故以此告之觀不分生憎之
語其剛正疾邪可見矣

○村莊犬鷄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
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嘗遊其間甚喜曰
撰得絕似但欠雞鳴犬吠耳既出莊遊花所忽聞
莊中鷄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所為也平原大笑

益親愛之大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廷鴛鴦其作

村莊犬鷄一日水山失勢湯燖鑊者刀割

○謝昭雪表

兵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觀白簡悟
壬人之譖甚工

○末世風俗

王荆公論末世風俗云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
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其論精矣

嗟夫荆公生於宋朝極盛之時猶有此歎况愈隆愈下乎

○五百弓

荆公詩云卧占寬間五百弓。蓋佛家以四肘為弓肘一尺八寸四肘蓋七尺二寸其說出譯梵

○白羊先生

宋紹熙甲寅孝宗升遐光宗疾不能喪中外人情洶々襄陽兵官陳應祥歸正人也欲乘此為變結

約已定其間一卒買卜於市所謂白羊先生者卜者詰之曰此卜將何用觀所占是殺爺殺娘底事大不好莫做却吉其人色動時都統馮湛帳前適有一人在傍知見遂潛跡之至一茶肆與之語給以已得罪於湛儻有所謀願預一人之數卒始不肯言再三問之乃以實告但深以下不吉為疑其人曰若疑其不吉當與汝同首可轉禍為福卒然之然恐無驗乃引其人詣陳曰此人都統帳前人

也近偶得罪。可為內應。陳始不信。再三言之。乃與以白巾。一告以期約。其人與卒急詣。湛告變。時張定叟作帥。湛携首狀告定叟。時定叟方卧起。與湛密議定。復就寢。徐令具酒肴。與客飲。遣數人請陳及其他一二兵官同來。面以首狀。及白巾詰之。陳辭屈。乃集眾於教場射殺之。二人及白羊先生皆捕官。

○東坡文

莊子之文。以無為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故其為文。橫說豎說。惟意所到。俊辨痛快。無復滯碍。其論刑賞也。曰。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其論武王也。曰。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弒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

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其
 以是哉其論范增也曰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
 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意也夫豈獨非其意
 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
 疑增自此始矣其論戰國任俠也曰楚漢之禍生
 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
 為政莫之禁也豈懲秦之既以為爵祿不能盡縻
 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凡此類

皆以無為有者也其論勵法禁也曰商鞅韓非之
 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刑也其論唐
 太宗征遼也曰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片出師
 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
 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其
 論從眾也曰宋襄公雖行仁義失眾而亡田常雖
 不義得眾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
 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

則國以入安。庾亮之召蘓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成危辱。凡此類皆以曲作直者也。葉水心云：蘓文架虛行危，縱橫倏忽，數百千言，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古今議論之傑也。

○叔世官事

茅水心云：唐時道州西原蠻掠居民，而諸使調發符牒，乃至二百函，故元結詩以為賊之不如杜少陵。遂有黎大元道州前賢畏後生之語。蓋經兵

亂不肖之人，妄相從迫，草莽其民，賊猶未足以為病。而官吏相與亡其國矣。至哉言乎！古今國家之亡兆之者，夷狄盜賊而成之者，不肖之官吏也。且非特兵亂之後，暴驅虜取吾民而已。方其變之始，也不務為弭變之道，乃以幸變之心，施激變之術，張皇其事，誇大其功，借生靈之性命，為富貴之梯，媒甚者，假夷狄盜賊以邀譽，其君輾轉滋蔓，日甚一日，而國隨之矣。

○宰輔久任

唐太宗相房元齡二十三年用魏徵及相十八年
 此外惟李林甫元載最久宋朝魏瓘贈王文正詩
 云太平宰相年々出君在中書十二秋蓋以為最
 久矣至蔡京秦檜乃皆十八九年近時史衛王獨
 專國秉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無至晚年得未疾
 猶專國秉數年尤古今所無故洪舜俞詩云陰陽
 眠燮理

○安樂直錢多

周益公退休欲以安樂直錢多字題燕居之室
 思之累日未得其對一士友請以富貴非吾願為
 對公欣然用之

○借助夷狄

花門尚留杜拾遺以為憂吐蕃既回陸宣公以為
 官

○東坡書畫

東坡謫儋耳道經南安於一寺壁間作鼓竹醜石
甚奇韓平原當國劄下本軍取之守臣親鑑臨以
紙糊壁全堵脫而龕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閱古
堂中平原敗籍其家壁入秘書省著作庭辛卯之
火焚右文殿道山堂而著作庭幸無恙壁至今猶
存坡之北歸經迥韶州月華寺值其改建法堂僧
丐坡題梁坡欣然援筆右梁題歲月左梁題云夫
子萬年未作明主歛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

同為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右梁題字一夕為
盜所竊左梁字尚存余嘗見之墨色如新坡歸至
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板為壁坡暇日題寫幾
遍後黨禍作凡坡之遺墨所在搜毀寺僧函以厚
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紹興中詔求蘓黃
墨蹟時僧死久矣一老頭隨知之以告郡守除去
漆紙字劃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隨得祠
曹牒為僧

○鮫字

劉禹錫作九日詩欲用鮫字以其不經見迄不敢用故宋子京詩云劉郎不敢題鮫字虛負詩中一世豪然白樂天詩云移坐就菊釐鮫酒前羅列則固已用之留白唱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

○溥浪沙

張子房欲為韓報讐乃拾金募死士於溥浪沙中以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怒大索三日

不獲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儼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視祖龍之魄倡群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繫豈小哉余嘗有詩云不借黃金募鏃椎祖龍身在魄先飛齊田楚項紛々起輸與先生第一機

○詩人胸次

李太白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一公所以為詩人冠冕者

胸襟濶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牒

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可，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今世臺府移文屬郡，曰牒蓋暮秋時，霸主於列國已用之矣。

○姦錢

今江湖間俗語謂錢之薄惡者曰姦錢。按賈誼疏云：今法錢不立，農民釋其耒耜，治鎔炊炭。姦錢日

多，俗音訛以女姦為姦爾。

○有若劫寨

左氏傳吳師在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擇卒三百有若與焉。葉水心曰：有若尚劫寨，何況佗人。余謂吳師歷魯，卒亡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邦，貼危如此，義氣所激，願與宵攻之列，使誠因是而死，得死所矣。豈不賢於子路之死乎？水心以為劫寨過矣。

○无字

周易無皆作无王述曰天屈西北為无盖東南為春夏陽之伸也故萬物敷榮西北為秋冬陽之屈也故萬物老死老死則無矣此字說之有意味者也。

○朱文公帖

廬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簡真跡云便中承書知比日侍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

師友莫與不勝已者往來重染習熟壞了人也景陽想已起省季章當只在家凡百必能盡心苦口切須承稟不可有違該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雖淺然實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大學說謾納試讀之不曉處可問季章也未即相見千萬為門戶自愛此簡蓋與其親戚卑行也太全集所不載后生晚進能寫一通置之座側朝夕觀省何患不做好人景陽姓許名子春季章姓劉名黼皆廬

陵醜儒從文公學季章後為特奏第一人

○畢再遇

宋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虜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橐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旂幟戈示儼立成行昧爽鳴鼓虜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兵攻虜大敗又嘗引虜與戰且前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為敗走敵乘勝追逐其

馬已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虜對壘度虜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虜來相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虜不覺其為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沈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為箭傳以毒藥略著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橐人羅列焜燿亦見

之以爲官軍也。萬矢俱發，何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擣其穴，一戰而平。

○詩犯古人

近時趙紫芝詩云：「餅茶外無祇待同，上西樓看晚山。」世以爲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即此意也。杜子野詩云：「尋常一樣窓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世亦以爲佳。然唐人詩云：「世間何處無風月，才到僧房分外清。」亦此意也。

欲道古人所不道信矣。其難矣。紫芝又有詩云：「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世尤以爲佳。然余讀文苑英華所載唐詩，兩句皆有之。但不作「一處耳」。唐僧詩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有僧嘲其踏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此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者豈故欲竊古人之語以爲己語哉？景意所觸，自有偶然而同者。蓋自開闢以至於今，只是如是風。

花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態

○徐孺子

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
俗矣然不念舊惡未嘗流於刻薄也柳下惠視禪
謁裸裎焉能浼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
易其介未嘗流於苟賤也此其所以為百世師歟
東漢徐孺子矯々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及薦
辟者死炙鷄漬酒萬里赴吊於清高不混俗之中

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為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
宜乎

○玄真子圖

山谷題玄真子圖詞所謂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
風波十二時者固已妙矣張仲宗詞云釣笠披雲
青嶂曉檣頭細雨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櫂收綸
了漁童拍手樵童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
忘昏曉醉眼久看朝市鬧烟波老誰能惹得閒煩

楊語意尤飄逸。仲宗年逾四十。即掛冠。後因作詞。送胡澹庵。貶新州。忤秦檜。亦得罪。其標致如此。宜其能道玄真子心事。

○責將師

自古夷狄盜賊之禍。所以蔓延滋長。日深一日。其終或至於亡國者。皆將師之臣。玩寇以自安。養寇以自固。譽寇以自重也。故杜少陵詩。其於王室播遷之禍。每太深責將師。如云。將師蒙恩澤。其戈有

放於誤

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又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又云。天地日洗血。朝廷誰請纓。又云。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荅昇平。皆是意也。然將帥之不用命。實由放朝廷。駕御操縱之無法。古人云。譬如養鷹。飽則颺去。宋太祖之御諸將。有守邊一二十年。而不遷官者。蓋謂扞禦免侵軼。特僅不失職耳。非有戰勝攻取。官固不可妄遷也。至於曹彬之平江南。功亦不細矣。然使相之除。終至各

惜止於賜錢百萬而已。夫太祖豈食言之君而曹彬亦豈飽則颺去之人哉。英君誼辟遠慮微權。衆人固不識也。近世以來將帥守邊。僅免侵軼。及至歲終。則論功行賞。屢遷不一遷。不知使其能掃清關河。哭單于於陰山。又將何以賞之。少陵詩云。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覺榮華。言雖翔麟之馬。亦必先使之駕鼓車。由賤而後可。以致貴。今諸將驟登貴顯。如馬之未駕鼓車而遽

駕玉輅。安於榮華。志得意滿。無復驅攘之志。河北叛亂。決難討除。無勞問也。又云。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亦此意。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三

淡於淵林玉露卷之四
亦曾飽則應去之人亦安能
人而不欲也此蓋以本對而
淡於淵林玉露卷之四
亦曾飽則應去之人亦安能
人而不欲也此蓋以本對而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四

地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養兵

宋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



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為葉縣宰。詔書令民三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里胥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書來。生齒復版錄。三十籍一壯。惡使操弓鞬。州符令又嚴。老吏持鞭扑。搜索推與受。唯存跛無目。田間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箭賣牛犢。

愁氣變。又兩鑪在空。無粥肯跋。不能耕。死在遲速。我聞誠所慙。徒爾叨君祿。却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又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言有老父。孤獨無丁壯。郡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龍鐘去持杖。勤々囑四隣。幸願相依傍。適聞閭里歸。問訊疑猶強。果聞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質無以託。橫屍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存何以當。拊膺呼蒼天。生死將柰何。觀此二詩。與石

壕吏等篇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
有籍民為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
兵之制實萬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
公既知籍民為兵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刺實出
於公雖司馬溫公極言其不便竟不為止又何與
前言相戾也。

○天棘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下句殊不可曉

說者曰天棘柳也或曰天門冬也夢當作弄既無
考據意亦短淺潭浚明嘗為余言此出佛書終南
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
如所夢天棘之香爾此詩為僧齊已賦故引此事
余甚喜其說然終未知果出何經近閱葉石林過
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則浚明之言宜可信。

○家乘

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

請死宜州永州有唐生者從之遊為之經紀後事
收拾遺文獨所謂家乘者倉忙間為人竊去尋訪
了不可得後百餘年史衛王當國乃有得之以獻
者衛王甚珍之後黃伯庸帥蜀以其為雙井之族
乃以贖其行

○中興十策
宋建炎中太駕經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
皇帝設壇與群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心兩宮之歸

二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為雲趾計東
南不足立事三請略去常制為馬上治用漢故事
選天下英俊自侍左右講求天下利病通達外情
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士人自相
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為聲援濟州置留
府通接號令五請刪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
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
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

胡擊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得
之以將帥不可指為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
結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
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
言便宜州郡即日繳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
之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聽用而伯可名聲田是
益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雖李伯紀趙元鎮亦何
以遠過然厥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擢為

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為歌詞
諛艷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此柳耆卿輩
矣檜死伯可亦貶山羊

○不死

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二時見恒河水與
今無異是汝皮肉雖皺見精不皺以明身有老少
而見精常存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也晁文元嘗
問隱者劉海蟾以不死之道海蟾笑曰人何嘗死

而君乃畏之求生乎。所可死者形爾。不與形俱滅者。固常在也。此理本常理。但異端說得結皮著骨。如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孟子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橫渠曰。物物故能過化。性性故能存神。又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說得多少混融。

○月下傳孟詩

楊誠齋月下傳孟詩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空

中。月先入。領取青天併入來。和月和天。都蘸取。天既愛酒。自古傳。月不解飲。真浪言。舉盃將月。一口吞。舉頭見月。猶在天。老夫大笑問客道。月是一團還。兩團酒入詩。腸風火發。月入詩。腸冰雪。潑一盃。未盡詩已成。誦詩向天天亦驚。焉知萬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團月。余年十許歲時。侍家君竹谷。老人謁誠齋。親聞誠齋誦此詩。且曰。老夫此作。自謂彷彿李太白。

○題貧樂圖

徐思叔題貧樂圖詩首句云廼翁畫反教兒書嬌
兒赤肝玉雪層層。厥妻曝日補破襦。弊篋何有金十
奴。揚伯子和云三間破屋一床書。錦心繡口冰肌
膚。自叙枯葉作襦襦。此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
云木兒阻飢頗廢書。小兒忍寒粟生膚。婦縱有襪
無下襪。不敢緣此相庸奴。三詩皆佳。而後出者尤
奇。

○竹

松柏之貫四時。傲雪霜皆自拱把。以至合抱。惟竹
生長於旬日之間。而干霄入雲。其挺特堅貞。乃與
松柏等。此草木靈異之尤者也。白樂天東坡頌濱
與近時劉子翬論竹甚詳。皆未及此。杜少陵詩云
平生懋息地。必種數竿竹。梅聖俞云。買山須買泉
種樹須種竹。信哉。

○雍公薦士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應求閣子內。見楊誠齋千慮策。讀一篇。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為首。應求導誠齋謁雍公。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相公且子細秀才。口頭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授之登朝。誠齋嘗言士大夫窮達。初不必容心。某平生不能開口求薦。然薦之改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皆蜀人。皆非有平生雅故。雍公有翹館錄。載

當世人物甚詳

○詩興

詩莫尚乎興。聖人言語。亦有專是興者。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無非興也。特不曾際括。協韻爾。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意寄於彼。玩味乃可識。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故興多兼比賦。比賦不兼興。古詩皆然。今姑以杜陵詩言之。發潭州云。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蓋

因飛花語無傷人情之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與
花耳。此賦也亦興也。若感時花殘。淚恨別鳥。驚心
則賦而非興矣。堂成云。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
燕。定新巢。蓋因鳥飛燕語而喜已之携雛卜居其
樂。與之相似。此比也亦興也。若鴻雁影來。聯塞上
鵲。鷓鴣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興矣。

○荆公議論

荆公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

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夫姐已者。飛廉
惡來之所寄也。虜奴者。聚子膳夫之所寄也。太真
者。林甫國忠之所寄也。女寵蠱君心而後。檢至階
之以進。依之以安。大臣格君之事。必以遠聲色為
第一義。而謂不愁宮裏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
後。脫疑富貴。扁舟五湖。可謂一塵不染矣。然猶挾
西施以行。蠶非悅其色也。蓋懼其復以蠱吳者。而
蠱越則越不可保矣。於是挾之以行。以絕越之禍。

基是蠱雖去越未嘗忘越也。曾謂荆公之見而不
 及蠱乎。惟管仲之告齊桓公以豎刁易牙開方為
 不可用而謂聲色為不害霸與荆公之論略同其
 論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夫
 二帝三王之政。何嘗不行。奚獨有取於鞅哉。東坡
 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
 之術也。此說猶回護。不如荆公之直截無忌。憚其
 詠昭君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推

此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
 夫乎。其視白樂天黃金何日贖蛾眉之句。真天淵
 懸絕也。其論霸道曰。屈己利人。有諸佛菩薩之行。
 唐質肅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謂之純臣。
 荆公乃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亦可謂之非純臣
 乎。其強辨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
 有周公之志。則誅其兄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則求
 賢審官可也。似此議論。豈特執拗而已。真悖理傷

道也。荀卿立性惡之論。法後王之論。李斯得其說。遂以亡秦。今荆公議論過於荀卿。身試其說。天下既受其毒矣。章蔡祖其說而推衍之。加以凶險。安得不產靖康之禍乎。荆公論韓信曰。貧賤侵陵。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寞。論曹參曰。束髮山河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不著新歌舞。却要區々一老翁。二詩意却甚正。然其當國也。偏執已見。凡諸君子之論。

一切指為流俗。曾不如韓信之師。李左車。曹參之師。蓋公又何也。

○詩禍

揚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至於空梁落燕泥之句。庭草無人隨意綠之句。非解譏刺。徒以瑣斷工巧。為暴君所忌嫉。至賈奇禍。則詩真可畏哉。賈至謫岳州。嚴武謫巴州。杜少陵寄詩云。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

使象人傳。具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鳴防碎首。霜鶴不空拳。蓋深戒之也。劉禹錫種桃之句。不過感歎之詞耳。非甚有所譏刺也。然亦不免於遷謫。近世蔡持正數其罪惡。雖兩觀之誅。亦不爲過。乃以車蓋亭絕句。謂爲譏刺。貶新州。夫小人摘抉君子之詩文。以爲罪無恠也。君子豈可亦摘抉小人之詩文。以爲罪乎。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於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

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賈禍也。烏臺之勘。赤壁之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盃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意。何也。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功父寄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其意亦深矣。渡江以來。詩摘殆絕。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是朱

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謬掌花權
柄却忌孤高不主張敖器之詩云梧桐秋雨何王
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達詩云九十日春晴景
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殿片
景建布衣也臨川人竟謫春陵死焉其徃春陵也
作詩曰挾策行去訪楚囚也勝流落嶠南州鬢絲
半是吳蠶吐襟血全因蜀鳥流徑窄不妨隨爾棄
路長那更聽鈞鞀家山千里雲千疊十口生離兩

留木三

十一

地愁

○功成不受賞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強難大抵以無所
為而為之者為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
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
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羸蹶項而飄
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
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

鶴林

卷十

十三

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變稔
禍欺君謀國殺人害物以希巧賞者是誠何心哉
是誠何心哉

○四老安劉

漢高帝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呂后讐悍惠帝仁柔
為宗社遠慮初非溺於戚姬之愛而為是邪謀也
燕老泉謂帝之以太尉屬周勃及病中欲斬樊噲
皆是知有呂氏之禍可謂識帝之心者矣子房智

人也乃引四皓為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
泣豈為兒女子而泣耶厥後趙主以酖亡惠帝以
憂死向非呂后先歿平勃交驩則劉氏無噍類而
火德灰矣杜牧之所謂四皓安劉是滅劉者誠哉
是言也夫立子以長固萬世之定法然亦有不容
拘者太伯遜而周以興建成立而唐幾危一得一
失蓋可監也夫子善齊桓首止之盟而美太伯為
至德蓋善齊桓者明萬世之常經也美太伯者示

萬世之通誼也。

○安子文自贊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專其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禪師長沙子文盡室出蜀嘗自贊云面目皴瘦行步蒼黃人言托住半周天我道一場真戲耍今日到湖南又成一話靶在長沙計利折秋毫設廳前秦豕成群糞穢狼藉肥脂則烹而賣之寵鎮捆載歸蜀厥後揚九鼎

在蜀以刻剝致諸軍之怨軍士莫簡倡亂殺九鼎剖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飽飲時子文家居散財給士生擒莫簡剖心以祭九鼎迄再平蜀難

○釣臺詩

余三十年前於釣臺壁間塵埃漫漶中得一詩云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句意頗佳近時戴式之詩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

汗山當初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句雖甚
爽意實未然余考史籍光武儒者也素號謹厚觀
諸母之言可見矣子陵意氣豪邁實人中龍故有
狂奴之稱方其相友於隱約之中傷王室之陵夷
歎滄宇之橫潰知光武為帝自之英名義甚正所
以激發其志氣而導之以除兇剪逆吹次德於既
灰者當必有成謀矣異時披圖興歎岸嘖迎笑雄
姿英發視向時謹飭之文叔如二人焉子陵實陰

有功於其間天下既定從容訪帝共榻之卧足加
帝腹情義如此子陵豈以匹夫自嫌而帝亦豈以
萬乘自居哉當是之時而欲使之俛首為三公宜
其不屑就也史臣不察乃以之與周黨同稱夫周
黨特一隱士耳豈若子陵友真主於潛龍之日而
琢磨講貫隱然有功於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題釣
臺云平生謹敕劉文叔却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
龍雲雨志了知功跨鄧元侯講磨潛佐漢中興豈

是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直識却將周黨與同

○來蘇渡

脩水深山間有小溪其渡曰來蘇蓋子由貶高安
監酒時東坡來訪之經過此渡鄉人以為榮故名
以來藉嗚呼當時小人媒孽摧挫欲置之死地而
其所經過之地溪翁野叟亦以為光華人心是非
之公其不可泯如此所謂石歷筍斜出者是也

死地也
本禿
字

○一錢斬吏

張乖崖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鬚傍巾下
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
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
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
石穿自杖劍下塔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
今傳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師胥吏凌長官
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乖崖此舉非為一錢而設

其意深矣其事偉矣。

○馮三元

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歲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為買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固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網運欠折鬻妾以為陪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

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家貧甚讀書於瀟山僧舍僧有大京與共學者京食之僧訖之縣令命作偷狗賦援筆立成警聯云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素絢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令擊節釋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有詩號瀟山集皆其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魂冷劍擊秋風鬼膽鹿吟氣老懷長劍古醉胸橫得太行寬塵埃掉

臂離長陌琴酒和雲入舊山豐年足酒容身易世
路無煤著脚難皆不凡。

○西山生祠

真西山帥長沙群人為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
于壁間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
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
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脩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
海蒼生口是銘。

○廬陵苗鹽

廬陵苗斛元額三十六萬。承平時民戶納苗一斛。
官支與鹽二斗五升。蓋優之也。龍泉太和兩縣去
郡差遠。添支一升。渡江以來。非惟官不支鹽。反勒
民戶納鹽。由是輸苗一斛者。并鹽為一斛二斗五
升。而兩縣亦皆增納一升。今世和買官不支錢而
自取。已為可恠。若鹽者。乃以其予民之數。而為取
民之數。抑又甚矣。然前後牧守不知幾人。曾無一

人惻然動心為之敷奏蠲閣者是可歎也

○文章邪正

東山先生楊伯子嘗為余言某昔為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王牒宮嘗至某位中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行所謂木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

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雲日對

葉石林云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獨不相對切意今日字當是令尹字傳寫之訛耳余謂不然此聯之工正為假雲對日兩句一意乃詩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則索然無神夫人能道之矣且送楊姓人故用子

雲為切題豈應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次第尋書
札呼兒檢贈篇之句亦是假以第對兒詩家此類
甚多

○佛本於老莊

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飛昇之說
方士鍊丹葆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為吾有
身吾既無身而有何患莊子云予惡乎知悅生之
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霑
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禽豢而後悔其
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又觸
黷謂莊子曰子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於上無臣
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
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
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
乎觸黷深贖感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

克明館藏書

人間之勞乎。是老莊之意。以身為贅。以生為苦。以死為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老莊之說背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已寂滅為樂。乃老莊之本意也。故老莊與佛元不為一。歐陽公云。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旨者也。老莊何嘗貪生。瞿曇何嘗畏死。會庄畏死之說。僅足以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

公早年洞究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偽釋氏。作經教之屬。如清淨消災度人等經。摸擬可笑。而北斗經尤鄙俚。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為人盜去。却去收人家破甕破釜。此論窺見其骨髓矣。然非特文公之言為然。唐傳奕曰。佛入中國。穢兒幼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則固已知其出於莊老矣。

克明館藏書

○猫捕鼠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瓮中曰使此
二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為鼠吾為猫生々世
世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間相傳謂猫為太子妃
者蓋本此也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猫得鼠未嘗
不為之稱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可磨滅
者嘗有詩云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雖小策勳奇
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轉凡鳴鏞

楊東山云凡處事須是心如轉凡手如鳴鏞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四

克明館藏書

克明館
文庫印

雷打三

卷十

二十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克明館' and '文庫印']

